



· 中国新诗库 ·

ZHONG GUO XIN SHI KU

第一辑

王
独
清
卷

周良沛 编选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王 独 清 卷

周良沛 编选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新诗库·第一辑

王独清 卷

周良沛 编选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32开本 3印张 3插页 1900行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 600

ISBN 7—5354—0178—3/I·157

定价：0.95元

卷 首

周良沛

王独清(1898—1940)，陕西长安人。他的家，“从明代一至到清末，没有断过官僚”，“曾祖父，在清时官至‘相国’。”王独清出生时，已经家道中落，在封建贵族家庭氛围的余绪中，熟读诗书，在破落门第，忧郁而神经过敏。父母死后，他这小妾之子无法在嫡母手下安居，便出外进了学堂。读了两年书，生活无着，他又不愿向家里要钱，便向一家报馆投稿。几次投稿，不仅有了稿费以解生活之难，还被这家报馆经理聘为编辑。不久，报上言论触犯了当局，经理被捉去打死，王独清也亡命流浪在外。那时，他才十四岁。

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，他出长安直奔日本，穷困潦倒，只凭自修。“五四”之后，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眼皮下，也难相容，三年过去，只好提着破旧的行囊于1915年冬折回上海。

在上海做了不满四个月的新闻记者，在《时事新

报》的《学灯》、《少年中国》、《救国日报》的《新文化》版写文章，后来得到一点资助，这个十八岁的青年，又奔闯欧洲。

从1916年春到1925年冬，九年时间，他一直在法国、意大利，在柏林，在日内瓦流浪。研究过历史、生物学、考古学、希腊文学、拉丁文学……。失恋、自杀、颓废……。沉迷于爱的陶醉和酒色之中。将自己的情感溶入又制作唯美的、象征派的诗歌里，埋头于佛罗伦斯、威尼斯等地的艺术欣赏中。为了生活，进工厂，当园丁，服务图书馆，又与贵族往还，文人结识，同巴黎贫民交游，流浪，流浪，有记叙他的文字说：“流浪，一直流浪到他自己几乎忘记了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。”

本来，他是再也不愿作回国的打算，但是，“五卅”惨案震醒了他，1925年冬终于回国，那时他正二十七岁。

在外流浪之际，他已与郭沫若、郑伯奇等早有通讯联系，回国后随即加入“创造社”成其中心分子之一，并同郭沫若、郁达夫同赴广州，在广东大学当了几个月教授，主持文学院的工作几个月。国民党清党的“四·一二”之后，他又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工作。1929年2月“创造社”被反动派封闭后，王独清任职“上海艺术大学”教务长，主编《展开》。1940年8月31日去世。有诗集《圣母像前》（上海光华书局，1926）、

《死前》(上海创造社, 1927)、《11, Dec》(上海创造社, 1929)、《威尼市》(上海乐华图书公司, 1928)、《埃及人》(江南书店, 1929)、《锻炼》(光华书局, 1932)、《零乱草》(乐华图书公司, 1933)。并有其它的文论集、剧本、传记、译著十余种。

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有关王独清的辞条说他“主编《创造月刊》直至‘创造社’被封”, 又“被清除出‘创造社’”。若事实上他在“创造社”确实是呆到“创造社”被封, 就不知怎样又被清除出“创造社”了。“创造社”另一主要诗人穆木天1934年写的《王独清及其诗歌》, 仍是“独清独清”, 完全没有针对那对立、甚至是敌对分子的语气。有关“创造社”后期的回忆文字, 对当时该社内部一些纠纷, 也是说法各异。王独清, 既是“创造”的代表诗人之一, 能弄清他与“创造”的关系更好, 但是, 将他作为诗人来评, 依据的, 主要的, 只能是他的作品。

王独清自称为“三期创造”, 第一期是指“创造”在日本初创时的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、张资平等人。后来者郑伯奇、冯乃超、穆木天、彭康、李初梨就不知该分在哪一期了。

从王独清许多表现虚无颓废之情的诗作看, 若以“今后写创作, 应该是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通俗教

科书”^①的要求来要求它，那么，他也确实是“创造”的叛逆。但是，他是当时很活跃的诗人，他的诗的出版、活动，也无法与“创造”分开。那时，有人竟然说“我就要称他为我们中国文艺界的‘太阳’了，因为他时常受着两方面人的拥护与侮辱”^②，那就是说，在当时有争议的人或诗，也同样要成为当然的“星”，这并非“历史的英雄”，“言论行动处处惹人注意”^③，也就俨然是“历史的英雄”了。

如果我们今天普遍热衷于研究当代有争议的作家和作品，以察看文学的动态和流向，看文学的社会学，社会的文学，那么，要研究半个世纪前的文学现象，既不要热衷，但若撇开当时这位也曾成为有争议的“星”，怕也不是科学的、明智的态度。怎么评价王独清，那也是另一回事，见仁见智，乐山乐水，可是写现代的文学史，讲“创造社”要不认王独清，那也绝非对历史的尊重。

穆木天曾在评价王独清时，认为他是“五四”到“五卅”时期代表中国诗坛的三大诗人之一。说三人“代表三种不大相同的心理意识”，“能代表这个时代

① 张资平《读〈创造社〉》。见《王独清论》，上海光华书局，1933。这段话，是张资平回忆李初梨在《创造月刊》编务会上的发言。——编注

②③ 见《王独清论》区梦学的《前言》。

的精神”。①说“代表初期狂飙时代的，是小市民的流浪人的浪漫主义者郭沫若，代表末期的颓废的空气的是落难公子王独清，而代表中间期的，则是‘新月’诗派最大的诗人徐志摩了。”②这些说法，是否恰当，另当别论，但王独清在那个时期的诗坛的代表性总是存在的。

朱自清在大系诗集序中说：“后期创造社三个诗人，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。但王独清氏所作，还是拜伦式的雨果式的为多；就是他自认为仿象征派的诗，也似乎豪胜于幽，显胜于晦。”艾青在大系（1927—1937）的序言也说：“王独清的诗不象是‘象征派’，倒象是浪漫派的诗。”

过去，把一个文学社团等同一个文学流派的想法，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。“创造”的诗人，除郭沫若以他浪漫主义的诗篇《女神》显耀于新诗史上，而王独清、冯乃超、穆木天，一直是被看作象征派诗人，邓均吾等就既非浪漫主义也非象征派的“创造”诗人了。

一个声称是普罗文学的团体，它和象征主义之间，在理论上是很难找到联结点的，可是又毕竟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。

① 见穆木天《王独清及其诗歌》。

② 见穆木天《徐志摩论》（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作家论》1936）。

一个自认为是象征派的诗人，他的诗不幽不晦，大概也很难称为象征派了。如果说这也是一部分事实，不如说是王独清诗作中很复杂的，既是艺术的，又是社会学的问题了。

“落难公子”之说，是无法作为一种文学评语的，但是它又恰恰很能说明王独清的诗的艺术问题。

一个朱门破落而飘零的飘零子弟，既不甘心其贵族没落的贵族曾有的显赫成为梦，又无奈地承受没落者的悲哀这一事实。其要浮不沉的激愤不平，同病态的自怜的颓废呻吟就会同道而来。在同样一种心态下，他可以呼叫“啊啊，伟大的罗马，威严的罗马，雄浑的罗马！/我真想把我哭昏，拼我这一生来给你招魂！”为“那富丽的宫殿，可不就是这些石旁的余烬？/那歌舞的美人，可不就是这些草下的腐尘？”借“吊罗马”为自己所失去的而在“召魂”；因此，其“豪”中，从另一面看就未必不“幽”，“显”中也未必不“晦”了。在同样一种心态下，他也可以自暴自弃“从café中出来/身上添了/中酒的/疲乏/我不知道/向哪一处走去，才是我底/暂时的住家……”以至于“我愿到野地/去掘一深坑/预备我休息/不愿再偷生！”

在“五四”的革命下，各种社会力量都在分化、组合之际，人们都面临一种选择，不同反动势力勾结，就得同新兴的、革命的力量相结合。王独

清的诗，就是那个时代一个“落难公子”的“自我”表现。要是不把“浪漫”、“象征”看作是可以离开思想而谈的单纯的艺术问题，那么，此处看王独清诗的“浪漫”或“象征”问题，也就不可能唯“浪漫”、“象征”而“浪漫”、“象征”了。尤其看王独清《玫瑰花》、《我从 café 中来》、《威尼市》等等一系列表现寻求享乐、沉迷声色之作，就可以看到作者诗的质地，及其艺术手法，基本上是象征主义的。

过去，有人把他创作的前期看作象征派，后期当浪漫派。而朱自清说他的“豪胜于幽”之作，却恰恰是指他早期的，如《吊罗马》那样的作品。但是，他后期歌颂广东暴动的《11, Dec》(十二月十一日)以及《锻炼》，倒不是象征派的东西，也未必是浪漫派的东西。《11, Dec》用又大又小的不同字号错杂地排开，表现“革命”斗争中那种急促的节奏情绪的转换，倒是追求“动”和“力”的“未来派”构成主义的玩意儿。这两本书，当时被查禁，因此也就被认为是“革命”的文学，而其内容，与革命是南辕北辙。是的，他漂泊不定，穷困潦倒的日子，同样使他不满意当时现成的秩序，也在寻找机会发泄，因此，人民的革命斗争，他也欢呼。那时，无政府主义作为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派，在革命斗争中仍在扩散、腐蚀革命队伍。王独清这时的诗，正反映这种只求推翻保留自己个人英雄主义之外的一切，而不问革

命目的者的情绪。只在呐喊、动乱中寻求发泄和刺激。于是，他在《要是我被人捕去时》时说：“……朋友/望你把你仰慕革命的热血/蘸上你能够运用的笔头/给我，写一篇我生活的纪录！”在悼念一位在斗争中殉难的战士，他也叫道“教我怎样能够抱着你那光荣的艳尸去痛苦一场”。唉，此时此地，他那任何可称为“伟大的”正义感中，都还包含着一具“艳尸”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王独清自始至终都是这么一个王独清。

他在《威尼市·代序》讲自己“从前的生活是完全被一种伤感的享乐主义者底气氛所支配”时写的“无聊的梦呓”，“愧恨到不可言状”，表示“要把我底生活一天一天转移到大众方面”。要是真能这样，后人看到的王独清也就不是这样的王独清了。就是在这篇《代序》表示的“愧恨”时，他说“你看我对于音节的制造，对于韵脚的选择，对于字数的限制，都是做到了相当可以满意的地步”时，也就是完成他所认为的完美的诗所构成的条件而列下的公式：

$$(\text{情} + \text{力}) + (\text{音} + \text{色}) = \text{诗}$$

此时看他对往昔的“愧恨”之中，其实是未忘却过去的陶醉。因此，后人看到的王独清也只能是这样的王独清。

这位在当时活跃一时，引起争议而轰动的“星”，虽然创作成就并不大，也因为他具有某种代表性在

这里为他存留了这本诗。但是，半个世纪之后的读者看它，怕还是见仁见智吧。

王独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而王独清这种创作现象也未必都能随王独清的过去而过去。读他的诗，对认识诗的历史和思考诗的现实，还是有其价值的。

目 录

卷 首.....	周良沛(1)
但丁墓旁.....	1
但丁故乡断章.....	3
失望的哀歌.....	5
泣浓狱断章.....	8
吊罗马.....	10
归不得.....	20
玫瑰花.....	23
我从 café 中出来.....	24
威尼市.....	25
月下歌声.....	28
SONNET	30
能 唱.....	31
叫 海.....	33
我爱海.....	35
月 光.....	36
赛因河边之冬夜.....	37
最后的礼拜日.....	40

伟大之死.....	46
火山下.....	48
那 些.....	50
三年之后.....	52
我再也不能平静了.....	54
送 行.....	55
纪 念.....	57
留 别.....	59
FÊTE NATIONALE	61
香港之夜.....	63
澳门二叫.....	64
别广东断章.....	67
遗 囑.....	70
你们说.....	71
长 安.....	73

但 丁 墓 旁

现在我要走了(因为我是一个飘泊的人)!

唉,你收下罢,收下我留给你的这个真心!

我把我底心留给你底头发,

你底头发是我灵魂底住家;

我把我底心留给你底眼睛,

你底眼睛是我灵魂底坟墓……

我,我愿作此地底乞丐,忘去所有的忧愁,

在这出名的但丁墓旁,用一生和你相守!

可是现在除了请你把我底心收下,

便只剩得我向你要说的告别的话!

Addio, mia bolla!

现在我要走了(因为我是一个飘泊的人)!

唉,你记下罢,记下我和你所经过的光阴!

那光阴是一朵迷人的香花,

被我用来献给了你这美颊;

那光阴是一杯醉人的甘醇,

被我用来供给了你这爱唇……

我真愿作此地底乞丐,弃去一切的忧愁;

在我倾慕的但丁墓旁，到死都和你相守！

可是现在我惟望你把那光阴记下，
此外应该说的只有平常告别的话！

Addio, mia Cara! ①

① 永别。——编注

但丁故乡断章

一

我在“天国之门”上才轻轻地敲了几敲，
我便觉得我变得是异常的弱小；
阶石是这样的又坚又牢，
我却禁不住提轻了我底步调；
门楼是这样的又大又高，
啊啊，我要进“天国”了……

我不曾看见 San Giovanni，
我好象看见了但丁在门中端立。

哦，我底但丁哟，
你可是成了这儿底上帝，
要我来受你底洗礼？

我不曾看见 San Giovanni，
我好象看见一个持斧的大匠守在门侧。

哦，季贝谛哟，
你能不能把你创造的伟力